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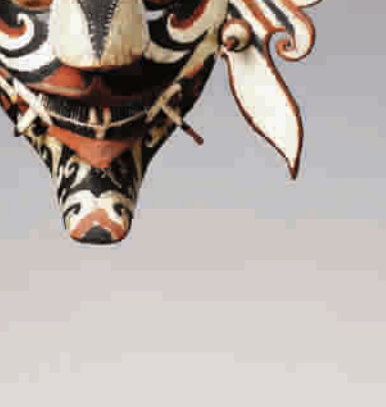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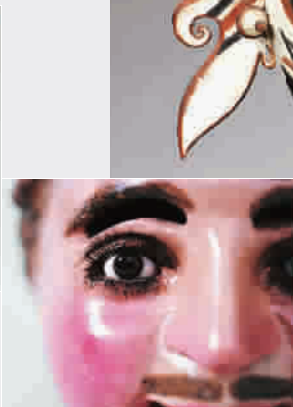
■ 盾形面具(尼日利亚罗斯河流域)

■ 科迪亚克面具(美国阿拉斯加州)

■ 山芋面具(巴布亚新几内亚塞皮克地区)



■ 李世民面具(中国 十九世纪)



■ 童子面(日本)

■ 赞德拉面具(印度尼西亚爪哇岛)

■ 狂欢节面具(墨西哥)

■ 胡杜科面具(印度尼西亚加里曼丹省)

面具·灵魂的艺术

◆ 伊凡·勒·福尔

面具并非一成不变的,它可以像人的脸孔一样表达各种各样的情感,或是狂野,或是滑稽,或是不安,或是宁静。面具自己本身也是一种丰富的语言,有些面具代表夸张,有些代表回文,有些代表省略。面具还可以通过比喻的方式,去揭示萌生的秘密,甚至讲述神话、史诗。

总的来说,面具所代表的是人类与不可见力量之间的对话,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扇门,使我们能够把现实世界与虚幻世界联系起来。这种力量是如此强大,它给我们带来的除了惊叹,还有一些惊喜。

戏曲的道具

从斯里兰卡骇人的恶魔,到日本年轻的贵族王子,亚洲的面具形式已在戏曲艺术中编订成律。尽管偶然可在尼泊尔或越南发现悬挂于门廊等处的面具,但绝大多数亚洲面具属于舞台艺术的范畴,日本的能乐面与泰国的孔剧面具是集大成者。这种应用于戏曲舞台的一致性,同样反映在《摩罗衍那》和《摩柯婆罗多》两大史诗传播影响下的戏曲门类,例如印度尼西亚的面具哇扬戏。在中国,这种纯粹的功能则服务于傩戏表演,面具在剧目之间跃然而出,满足文化上喜剧与悲剧相糅合的诉求。

在此我先带大家欣赏两个亚洲戏曲所用的面具,一个是日本能剧所用的中将面,取材于平安时期的年轻贵族,典型特征是纠结的眉心和微垂的眉角,揭示了人物的哀怨和沧桑,常在剧目《源氏物语》或是《平家物语》中使用。

另一个是印尼哇扬戏所用的赞德拉面具,在“班基故事”中,女主角赞德拉是东义里王国的公主,也是爱之女神罗提的化身,她与王子班基历经磨难,终成眷属。这张面具显然经过工匠精心的修饰,尤其是修长的双眉形成优美的藤蔓样式,与纤细的眼角相呼应,显示出人物高贵典雅的气质。

狂欢节装束

在中美洲,以至于整个拉丁美洲的化装舞会和狂欢节上,面具被赋予模仿的功能,这在玻利维亚的狄阿布拉多面具、墨西哥恰帕斯的索西族面具上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种功能的产生是文化碰撞与融合的结果,欧洲

面具最重要的特点是多样性以及它所代表的创造力。不同面具有着不同含义,在日本能剧中,面具是把一张脸用另一张脸盖上,来扮演某种角色;中美洲的狂欢节里,面具代表前哥伦布时期与西班牙后裔之间的传统整合。面具还具有象征性,比如土地丰盛、子孙繁衍、防治疾病;面具也可能是一个氏族或一个群体的徽章标记,戴上了这样神秘的面具,便意味着拥有某种政治或法律上的权力,甚至可以决断生死。

传统与印第安假面节会相互交融,旨在周而复始地重新演绎历史掌故和重要的社会行为。

在墨西哥,许多狂欢节都以展示众多的人物为传统。这些人物在历史上或曾引领过某种社会风气,或成为某些重大事件的主人公。由于曾受过西班牙的殖民统治,西班牙人的形象出现在许多假面舞蹈中。动物面具在中美洲传统狂欢节上也经常出现,这种风俗可以追溯到前农耕时代,同样从欧洲文化中有所借鉴。

玻利维亚还有一种叫做奥鲁罗的面具。奥鲁罗是一个矿业城市,它的狂欢节非常有名,在这里,人们会花上几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面具,并在 Socavon 广场上举行面具大游行,传达正义战胜邪恶的主题,展现印第安人的幸福生活。

繁殖与葬礼

面具在很多地方还代表着繁衍生息。比如印度尼西亚东加里曼丹省的胡杜科面具,它们的造型程式化,装饰有精致的蔓藤花纹,兼具兽形与人形特征,仿佛来自一个充满野性的世界。舞者带着这样的面具舞蹈,意在驱赶恶灵,保护谷物的耕种与丰收。因此,在播种、生长、丰收、入仓等作物成长的重要阶段,

胡杜科面具都会出现。

巴布亚新几内亚塞皮克地区的山芋面具也具有同样的象征意义,男性会在成人礼上种植山芋,然后在收获的季节比谁的农作物最长,在这样的风俗下,山芋俨然成为交流和社会关系网的核心。用山芋茎叶编制并用羽毛、贝壳、水果等装点的面具,则成为仪式上的展示品以及联系山芋与氏族先祖的纽带。

美拉尼西亚地区在葬礼上将面具用作沟通先祖之灵媒。人们将这种神秘的制品留在屋内,祈求逝去的先人短暂露面。这种即逝的现实依托于面具本身的存在性,又因面具丰富材料上附有灵魂、先人及其他自然之力,如果在仪式之后被分解弃掷将受到谴责。新喀里多尼亚的哀悼面具则专人专用,指定的酋长死去后便不能再用。

比喻的变形

非洲面具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,可以说,它们是被人格化了的自然生命,是文化与自然之间深含隐喻的桥梁。非洲面具最大的特点是将人和动物的形象组合在一起,这种组合方式是如此之多,以至于我们可以从中解读和诠释的隐含意义也丰富多样。

作为凝固的表情,它们集中反映了大陆中部及西部的社会、宗教与政治架构。在这里,丛林的野性世界与村落的人性空间之关联固然会被打破,但却凭借面具的介入祈福和谐,以“谈判”的方式重建平衡。此外,面具还成为人社仪式重要的传递媒介,使得技艺代代传承。

比如这张尼日利亚罗斯河流域的盾形面具,被解读为用来唤醒创世之神月亮母亲,人面四周的光芒代指易迪昂先知组织,该组织成员都佩戴狗或豹牙制成的项链,并以此区分等级,成为这种装饰艺术的源泉。

马里地区还有一个部落,将人按道德和知识水平分为六个级别,并用不同面具代表不同级别,比如狮子、鬣狗、马、猴子等,把面具进行动物的神祇化和拟人化,通过这种比喻来解释人处于一个怎样的社会以及在社会中的地位。

(本文系“面具·灵魂的艺术”展览策展人伊凡·勒·福尔6月18日在国博举办的同名讲座,有删节,陶禹舟整理、翻译,未经作者本人审阅)

在2013年“中法文化之春”艺术节之际,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法国凯·布朗利博物馆合作举办的展览“面具·灵魂的艺术”6月18日在国家博物馆开幕。本次展览共展出100件来自亚洲、非洲、美洲和大洋洲的木质、青瓷、皮革、玉石和藤蔓面具藏品,公众可以通过这些鲜为人知的面具遗珍,了解其所蕴涵的政权、宗教、教育、农耕、建筑、娱乐等文化信息。展览将持续至8月16日。

凯·布朗利博物馆位于巴黎塞纳河畔,收藏有来自非洲、美洲、亚洲和大洋洲各种原住民文化的原生态艺术精品。2008年,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法国凯·布朗利博物馆签定了合作备忘录。2012年,中国国家博物馆在凯·布朗利博物馆成功举办“味蕾的诱惑:中国烹饪与饮食”。如今,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出的“面具·灵魂的艺术”则是两馆合作的延续,也是中国国家博物馆展示世界文明成果的又一次有益实践。

面具是人类生活中一种普通而又特殊的文化现象,它历史悠久,几乎遍及世界各地,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发挥着不同的社会作用。非洲面具,往往作为调和人与自然的媒介;美洲面具,则更多地成为狂欢节装束的组成部分;亚洲面具,已然在戏曲艺术中编订成律,是不可或缺的舞台道具;大洋洲面具,则承载着先人灵魂的化身,是阴阳两界会面的重要手段。

就艺术角度而言,面具的材质、工艺和创意让人惊叹。木制、青瓷、皮革、玉石、藤蔓,甚至工业时代的塑料,都被应用在面具的创作中;编织、雕刻、彩绘、髹漆、刺绣等高超的制作技艺,使面具具有丰富的表情,或神秘庄重,或幽默诙谐,承载着时代与地域的记忆,活灵活现地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为配合此次展览,法方策展人伊凡·勒·福尔于开幕当日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同名讲座。讲座内容重点在于解读本次展览的诸多展品,并涉及一些未能展出的面具艺术精品,是对展览内容的重要补充。

百件珍贵面具亮相国博